游藝塾文規

游藝塾文規卷之七

趙田逸農了凡袁黃坤儀甫著
男袁天啟若思甫
姪孫 袁士鯤南之甫
袁祚熙載之甫校
書林葉氏仰山繡梓

正講四

乙丑畜馬乘一節閻望齡布帛菽粟之文妥帖醞藉最耐咀嚼發人起處或依題平叙或先作二比然後入題須起云昔孟獻子戒尊利而揭官箴故謂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也伐氷之不畜牛羊也

直頭喝出不加粉飾便是余元声口此猶其小者也乃聚斂之臣操術之巧以成會
只言利者甚悉朘民之膏以附上在好利者必庸上二句不講單講聚斂之臣便
知頓重且字字不合掌又供虛而實極有次序而百乘之家無利于畜此臣也甚且不得
與盜臣等句法極高又三句不為對偶只散做章法亦偶何也蓋人臣奉公守職即錙銖
不得下侵而欲保世宜家則封殖豈為完策凡文字于整齊不須出幾句參差語方不板
參差中須出幾句整齊語方正大前既散做此篇定當用偶語為而總整亦字字不合掌又況于人君家四海
以為富者哉此句落得挽過得能故皇皇求利世主見為長策而國之利不
枉焉皇皇求義則主見為勤民而國之利實附焉二比平〻敷衍到此田地只宜
如此然后文勢明白正大作文最要濃淡相間該濃即濃該淡即淡乃是大方文字若一味求濃便是小家數矣
利端一開則稍之者無用而供於無已推本之言此以斂之怨耳何利

乎固不若散財以聚民而自得乎守富之術也利源既竭則供億

紐繼其求而積者必至于散此以階之禍耳何利乎固不若聚民

守財而坐收夫藏富之效也彼所稱不察不畜者其此謂哉有國

家者繹獻子之說察義利之幾無令天下言利之徒有以窺其隙

而中之使謂天子有聚斂臣則平天下易易矣焦竑先起四句即

輕述三段過下云此皆謂國為不必利哉謂點出独字蓋峯雞豚牛羊聚

斂之類凡可以自殖者皆利也見在利則利重彼独從而後之者

誠以為利不在此也苑雞豚牛羊聚斂之類凡有所不為者皆義

也義利衆皆說此独紐在雞豚傳上語衆為切題衆為有見見在義則義重彼独從而先之

者誠以為利在乎此也知利源不能以而盈而導之於下是以孫

貨為宝而風尚自此正矣即無論事之有終而風尚一正謂非有國之利不可也衆皆知事之有終為国之利此独言不俞有終只風尚一正便是利此是穷源之俞意出暎但之外此以損之之道益之也知利權不能以而重而蔵之于民是以不畜為富而寵賂從此清矣即無論財之常守而寵賂一清謂非有國之利不可也此以散之之道聚之也此二比從利源利權說起中間只講義之為利並不粹此利來輕重得体吾于此而知利之為害也所以速官謗亦所以亂朝常吾又于此而知義之為利也可以警官邪亦可以昭王度此處却平結立意高格局練亦是会元文字陳幼學過文云夫畜馬乘而上貴不過百乘而猶惡其黷也矧大君而計及錙銖大道之謂何蓋家規也亦国体矣察雞豚而上富不過聚歛而猶病其事也矧

天王而折及秋毫仁者之謂何蓋官箴也亦王道矣出色之談存
吐氣李尚衮後半篇云蓋其所謂利者不以利而以義也點出字下皆說
文此六句利之利可以修豈盈而揩計者詘爲不欲以富國之私戕
吾阜民之德也義之利可以聯兆庶而崇本者先爲不敢以誣主
之猷後于計臣之累也無論侵之下而始戒即多寡亦不敢言蓋
國家莫大之福在人主無欲之公而生殖爲末矣無論聚之上而
始懲即有無亦非所較盖國祚無疆之休在人君不殖之念而貨
財非策矣辨義于利之中而公私之介甚嚴言利于利之外而治
平之樞已握者戊沉教亦有元氣衆皆依題敷衍劉曰寧獨反起
云使尊之而可則雞豚牛羊豈非利資聚斂之臣操盈縮而實為

府豈不賢于盜臣哉有不察不畜如孟獻子者何謂哉只此數句遂將謂字點出下畧提入講分明是元作後二比云位在具瞻而言有無計多寡豈其利哉惟散利以歸之閭閻俾各厭其願即無論守財而于君子絜矩之心固無拂也是有國者之所宜留意也民懷父母而操奇瀛較損益豈其利哉惟公利以同之百姓俾各遂所欲即無論殺身而于人君好惡之公固無違也是有國者之所宜亟圖也二比亦不論守財專論殺身其見亦卓周家棣繳云古之善經國者損上益下一切開利之資盡推與民薄歛厚施四方言利之謀悉為報罷（境外設奇切中時弊）如使利之可以利國而無庸義為也則凡察之畜之之類奚不可者而獻子必戒之哉繳得有力

御敬亦好首四句有理後二比云上誠不為暴征以竭民之力而不殖之風自上行之義也雖不言利而凡征之所不議並民力之所有餘（得此二句便非文有淡態）孰非軍國之需而百室即九府矣微獨繁而雖上誠不為苟取以失民之心（前說力此說心）是庶靖之節御上衛之義也雖不言利而凡取之所不竭與民心之所樂輸者（前言物力則民力材餘此言心則曰民心樂愉）孰非軍國之需而私藏即公帑矣

出門如見大賓四句陶望齡獨創之格獨造之語且詞氣和平有先輩昆湖之風其文云恒情忽之以非常即怠者皆能自飭及常行而習見鮮不易慁焉投之以非願即愚者皆知自謀及物交而私du鮮不易施焉（二比平提意精語練）夫仁者純心而可以敵肆人也已之

耶提掇得力故見大賓至肅也起居燕閒最心志所不及檢而儼然王常在陳介紹在列句〻練字〻雅置一身于礼法森嚴之中而惟恐失墜者則不以一出門而失祇肅之常也此比也字起也字止思湖使禹治之墨卷連用八個也字不見其弱尸是柰得和呼故有悠揚之趣承大祭至嚴也臨取號令尤耳目之所易玩而恍然明神臨之祝史相之措一身于陟降昭格之地而惟惧渝斁者則不以一使民而忘精嚴之体也近來後生作文竝不款用字眼不知文字要骨內停勻而骨又要在內此文講出門則曰起居燕閒使民則曰臨御號令大賓則曰王佾介紹大祭則曰明神祝史全用字眼濃染而詞采燗然几文字枯槁及露骨者皆不利巾由其不知練字之法耳至欲惡施受本無而心則合学宙之分顧酌之于我而推一人之意欲備置之于人有不願即勿施焉蓋形体漸撤故元氣旁通斯又所插強恕之術也此題甲對者多几欵

下問而一並講下此處須排列對偶不敢散做公却 下相不求勝作一段看成雁練所謂依劍之格也 心本內斂必

戒其外馳合大小而一于敬者所以防此心之歧入而聯其無間

之真純心本外通必袪其內蔽合誠恕而行以恕者所以平此心

之應感而融其有閒之物累二比源融接上並不用一字相承內

斂戒其外馳外通袪其內蔽皆見道之語又敬恕二字原非本文

若提起用之則敬恕反為主而本文反為客矣此作遞處全不用

敬恕只于求處累點最為得体黃樂作格奇語新起云斯須不敬

則非矣故當撕持之初無入可怠形骸稍隔則私矣故在酬酢之

境有觸必平是心也誠顧諟不忘則群與獨何擇焉即出門如見

大賓也豈誠見哉心為嚴賓罔敢不斂但就其遂無所對則自傲

有所喻云爾語不繫而意獨到後面用兩個是心也接去講完不欲勿施繳云此其持已接物之間犹非見賓承祭之推哉此文亦是獨擂之作王肯堂沉細有針線亦可標元聯之選先乎提二比即講云恒情見大賓靡不惕然者而出門則懈矣是心與遇移即其惕然承迎時亦非也涤一決一仁者應感萬殊而不拘大小之見固無地而敢懈也已恒情承大祭靡不肅然者而使民則慢矣是心為過後即其肅然對越時亦非也仁者酬酢萬變而不萌衆寡之念固無人而敢慢也已履微之心即履顯之心固存之而不容間一人之情即萬人之情亦公之而不容私二比接得極化机圓而蒸灕講完勿施句繳云則不特出門敬也而上下四旁亦均之矣

深其願矣不特使民敬也而親睦遠近亦聯之而各稱其情矣歟而入之為一物不容之天而合体常具擴而充之為萬物一体之境而妙用常流前二比聯絡有法此二比更竟入細真元作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二節陶望齡格高調古可稱絕唱其文云蓋聖人之行不同矣机遇逢世則不必遠托山林以逃之道足致君則不必塵視軒冕而避之看此二比便見輕重且文体春容或遠而又或近或去而又或不去一二句直述不添調真而格也身遊廊堂岩廊之中而心超功名爵祿之外迹與王公大人伍而志与天地萬物遊四句各自作對是合時處而風度飄逸机括圓甚要歸潔其身而已即伊尹一身俄而有莘俄而阿衡抑何遠近去就頗殊而操行潔白惟一哉蓋尹惟遇湯故尹亦不得不出提

以三聘為招為天下而要尹者湯也尹惟樂堯舜之道故湯不得不求是以二帝為招以道而要湯者尹也以畎畝之士一朝而位師保非尹近湯湯近之也亦道固致之耳易畝畝之樂一旦而立人本朝非尹就湯湯就之也亦道固來之耳如曰割烹必非聖人而後可也尹而聖人潔身之謂何而為之哉四比只講以道要湯割烹句輕遞在後面

不着詞便是元体 盖行無轍迹聖人所以成其大道有要歸聖人所以全其高猶迹則議生識歸則論定此可以知尹尹矣只就上節翻弄

要言不煩清氣絶俗濟語入微誦之有清風徐来水波不興之景細玩之自得其趣董其昌此文亦是元局起云乃吾以為岩廊之上不必皆失節之階也清修之操不必皆遺世之士也提得便高大雅

人者其行甚圓其天甚定可遠可近而不可使褻不厭也可去可
不去而不可使褻不義也以議論拎旋先意出也抱其道不忍私諸身間嘗
自試于時而愛吾身所以重吾道未嘗受浼于俗若此乎其惟潔
之歸者是故以尹之左右乎厥辟而視諸蕭然華野之時于行為
近矣乃聖人之近有潔者在焉則奚事要君也以尹之阿衡乎商
室而視諸囂然卻聘之日于行為不去矣乃聖人之不去有潔者
在焉則奚至若他人之要也卻字先進于礼樂全章講完上節另作二比擬蒸陽亦然此文得此二比便覺与衆不同分明元格也當其時湯不得尹孰與沛天民之澤尹不樂堯舜
之道孰自畎畝而結明主之知湯不得尹孰與建伐夏之功尹不
樂舜之道孰以匹夫而動師臣之想得此二比勢如破竹矣蓋求其所以臧

湯者而不可得謂之要也亦宜又求其所以要湯者而不可得謂之以先舜之道也亦宜治嗣於縣而頗曰割烹爲則伊尹非聖人而聖人固不絜者哉吾未之前聞矣如舞者應節以投袂如歌者按絃而遣辭隨意成文各中其節學論二首亦佳但不及此篇為勝耳劉曰辯亦許亦高其文云枕遠者以議近者則近疑于要枕去者以議不去者則不去疑于要無而是也不知聖人此身固將以維持名教亦將以轉移世運非與之以自私者散做數語懷疏派勳勳華不可作吾因之以励百世之高風唐虞而可為吾因之以成千載之知遇彼其無暇之褒可對天地不歉之操爭光日月為晉不以潔貞稱戲而何獨疑于尹也無乃謂放勳而致幣聘諒非無因至前咏

賢而豪主知必有所以自結者乎抑光嶸崢迭態可掬求其說而不得故遂以割烹當之也不知明主不能無所資而聽遇合之士故格天之業必藉于上臣上不能無所負而取佐佐之知故先資之道恒得于誦讀圓如困轉活如泥刑堯舜之資在湯而堯舜之道在尹而相求也三聘之權存加而五就之願終非而相遇也世豈有挾堯舜之道而不足以語聖人者乎世豈有負聖人之望而以割烹進者乎超然點睛不淺雅致語由千駟之不視若觀尹尹因疑于遠疑于去其繫已易知也吾以君民之觀見若觀尹尹又疑于近疑于不去其繫已難知也吾因之悉論文武后之此統此相成然而道固在也不然士必岩穴而後語好修見置其身為無用之身于君民何賴焉此作亦可元焦竑起云個

聖人之行觀之遠與近異而其翛然不滓者同也不得負黼扆之高而謂巖廊者之為狗也去與不去異而其介然無累者同也不得慕嘉遯之貞而疑涉世者之為汚也清風高節非必盡歸之隱約而磨嘉起者亦足以維時厲頹立懦非必盡屬之山林而際唐虞者亦足以樹概鳥争奇萃騁絶辯倫苟以在野則絜之在朝則汚之是執巖穴為奇士之行躑當官為要結之資矣而可乎縮氣裁達得調法雅未繳云護勇智之主非治危者之所能要易知也格天之功非辱身貽之所能辨又易知也倘必以遠者去者為清修之節而近者不去者盡被之不潔之名非惟聖人之行不白于天下將令曲謹自全者得口實于聖而不復能任天下事矣自敍己意所以為高劉文

卿將遠近潔身雖起在前另講云當道消之時誰不以長往為標

而名節無帶形或以幽隱而反得之者是以聖人有所依焉于其

間安在夫高節之必往也當道旧之時誰復以久濟為度而善守

無定主或以恬退而反遇之者是以聖人有所止焉于其間安在

夫人節之不誣也此二比卯有元氣蓋身由道隱則畝畝優游皆其時而

因物其用身由道顯則攄光當世行其志而不變其貞束云蓋遇

合之深意已微而傳聞者徒得其迹躬耕之恬操已泯而信耳者

竟泥其粗則聖人無由白矣薦建崐講上節先發二小比云遠與

近不同寄迹朝市信不能與韜光岩穴者一轍矣而其志將以樹

懿猷非以取世資則遊于爵祿中與遊于爵祿外不溜等耳去與

不去不同進列縉紳信不能與遐甘肥遯者一軌矣而其道將以
驕盛炎非以猟寵榮則起于勢利中與逃于勢利表不綦均耳清
雅過人風標可絕下節先把以道要湯及非割烹意提明然後講
云堯都地隔于有莘切然相契深也則唐虞精神不介紹而通也
而遠于畎畝之初近于翻然之後惟見道焉以神其交矣大君勢
懸于匹夫切然相求亟也則數往聘罄不替幣而深也而去于五
就之前不去于五就之後惟見道焉以作其合矣只用上文遠近
去不去襯貼便成化境上文云君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
以正天下者乎此題宜就正天下上發揮乙酉有舊作亦似近
理其文云大賢究聖行之所歸而諒其無辱行焉蓋人皆知伊尹

之任而不知伊尹之清也觀其行歸于潔而知其以清為任矣何辱之有孟子意曰評經世者類謂經綸在實用而不思感召在隱衷使身而潔也則清即所以為任之基苟不潔則未有能圖任于清之外者也彼聖人之身何身哉隱則思養之以正天下固不可有所辱也出則思措之以正天下尤不容有所辱也故行有遠近去不去而其歸一于潔身爲善本其粹白之衷而顯之為隨時之道則有行其行也道可展舒何必于避世時當獨善何必于狥人固未嘗有所桡一矣約其應世之迹而返之念慮之微則有歸其歸也世或可避而此心必不可汚人或可狥而此志必不可染一主于潔其身而已矣夫以聖人之行而歸于潔身則尹之樂道有

辟也疑于遠且去矣而非以隱為高也惟終吾正天下之本而憂世之思固在也其伐夏救民也疑于近且不去矣而非以仕為通也惟行其正天下之道而潔己之思更切也故論其正天下之志則尹固不敢自尊其身而湯亦不敢尊尹之身論其正天下之過則尹固以道而感湯湯亦以道而聘尹謂其要以堯舜之道則可耳若以割烹焉則不惟不識聖人之歸而并昧其潔己之蘊亦且不識聖人之行而妄疑其不同之迹矣豈吾之所期者哉

丙戌故君子名之一節求宗道曌已刻程文甚典雅後二比云思内庭廣聚其耳目最難掩而兢兢乎擬之後言惟恐名與實違或上乖乎國紀思天下後世其聽覩為最公而惕惕乎慮然後敢惟

恐實因名索或下挑乎人心雄秀有采色名實二句得題旨薛三

才此作甚得肯綮起講先從名不正說來即虛做四句云故君子

為國家正体必緣致意于其始為朝廷辨名分已深慮乎其終四句渾融

說意而二比流水說下 其制此名也必其足以告宗廟示臣民顯然形之稱

謂而不諱者也未有不可言者也而其言此名也此句臨絡得好 必其足

以扶三綱正九法講作名上有理 昭然見諸行事而無弊者也未有不

可行者也然則君子之于名也而豈徒挑空名以飾觀聽矣乎單重

名字過下甚是 名一不正必且假借于其言假借而不已遂將至于陵夷

而不可行矣此終苟道也君子之稱名而或易乎則綱常奚賴焉

又對一比純重正名數揮有神有骨周著講可言可行皆根名來

亦自有見過下云君子知行不越乎言之外則兼舉之易而言已於乎名之中則致慎之難此四句亦得題意後面皆重名上講繳云蓋所急者在君臣父子之倫而所關者在乾坤尊卑之等所謹者在唯諾傳宣之頃而所慮者在民物經綸之大君子之不苟于言也豈其愛區區名哉又進一步黃道月先以禮樂崩壞刑政廢弛起二比以見名之當重後講可言可行處皆點出苟字講末句皆從為政上說飄逸跌宕有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之趣

執其兩端二句表宗道起云是故以天下視舜則千慮之一得以舜當聖心之中而所以舜視天下則群言備至理皆可裨執中之用者于是取咨詢之所及辨之幾微之分而即合採擇之所得運[illegible]

方寸之矩（流水說去又不說死）其折節而求所為當聖哉者靡匪說論而就
說論之中亦自有異同其辨在纖細間也則出其朗照以辨之纖
細間而協于中即用之我也無間其出愚賤曰矣又對一比後捻
纖二比從來元卷皆背獨造不貴沿襲然亦有襲之而佳者如舜
其大知也與傳及諸窓稿起云自舜之聖而觀之天下固難乎其
為智也自舜之心而觀之視天下之人皆智也用一傳墨卷全用
此話金正希亦全用此意其辨在纖細間等句亦從馮具區丁丑
即之為人也一節講擇乎中庸處來大率文雖貴出自胸臆而一
脈相承亦有的傳會元文字不可不熟看々々熟則率然而成偶有
湘符不疑忠也辟三才亦佳黃之俊絕無蹈襲句々出自胸臆起

云衆庶之口人一其指歸善而未必同也此兩端所以褋陳也盈庭之議人一其見解善而不皆中也此兩端所以待擇也舜也語議則濬哲超乎物表故能朗觀衆善而獨折其精語量則同人包乎宇宙故能見龍大中而咸用其極次將龍用聯作二大比後单承用字收二比貫波良先提大意明白次入講六理介于可從可違之際姑而存而互參之得其所謂渾然中者然後以茹納為体驗而盈庭之議始决也見游于一彼一此之間前說明此說見先兩持而獨斷之得其所謂粹然中者然後以延攬為推行而先入之聽都主也前說盈庭之議此說先入之聽各是一意本聖心之惟精者以折與同之見而执之也若持衡時盡衆言輻輳即以其中仰合于聖人而爭不見聖

人之存成心本聖悉之惟一者以定取舍之極而用之也若散摠以佛精說執以惟一說用伽易不動時盖與論畫一即以其中俯合乎天下乎不見

聖人之有偏聽

事孰為大二句袁宗道神氣俱爽可稱絕唱矣其至妙之詞則在後二比中四句云未出庭闈則順復之愛尤真念始孩提則嗜依之情獨切王老師極喜此語以為深得人子事親之情辭三才起云自吾有生以来顧其具夫形骸肢体而得肖貌于天地間者非親也耶句造是有吾親斯有吾生竭吾生之所自盡舉不足以事之而以是論于倫理事孰大焉自吾有身以来顧其為之撫摩鞠猶而得稱人于覆載間者非親也耶是有吾親斯有吾身竭吾身

之所可自致累不足以事之而以是論于日用事親大馬詞切情懇王一鳴後二比云自事者而言盡心非以酬恩竭力非以植行有時捐軀非以明節義彼不自知其事之大也惟見天下無復有加于所事之親而已自見事者而言彼盡心而我不知感彼竭力而我不知勞彼有時捐軀而我不難其慷慨亦不知其事之者以為大也惟見天下之事我者無以加于此而已憑空搆奇出人意表

作文全要理題目。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方可破的。丙戌在場中七作皆新構、楊座師語予曰、汝所書極精、不獨宜冠本房、各房中亦無能勝予者、吾看至五策、知必袁了凡其餘士子斷然

然與識見恐後致蹉跎不敢取作首卷老師屢屢對人談之此其情才之盛心也感此至情令人刻骨附録其文于後

故君子名之　一節

本房楊從所批　意重正名而題却說言無所苟作者頗多牽强支吾不甚了了此卷認題親切說理精明不獨宜冠本房即一時群作未有或之先者

湯會元　此題首二句只是承上轉下之詞不宜重做正意只重末二句若認言無所苟為謹言而以慎話禁妄等作講詞則大謬矣夫子不直曰謹言而但曰言無所苟最有斟酌蓋言者所以稱此名也有此名必有此稱名一不正而稱名

不可已則出之口者皆苟道矣本文所字正指名而言無所

苟者謂名正而言無苟也言一不苟則事必順而禮樂刑政

皆不苟矣而已矣三字極重乃收拾一篇之意此作看得題

意極透而鍊格鑄詞皆有法度欲學會元者須從此入

觀名為化原而君子有慎心矣是正詳夫而句字字皆從可危處學來便是會元起講入政必有原而名正則言行皆正

矣是故為政者慎之且夫天下事從原而圖則有其端甚微而其

係甚重者是不可以迂而忽之也況渺有亦先作正名正此將言行齊說是從是題目觀名不正而推之言與一可

者則知名非虛器也宜之為訓辭之為實詣皆于是乎統焉者

也正名非細故也此一句未著開說下節便是合參敎做作四正提明故開導不離前是從無為作者是化有為無激汙之協宜規恢之中節皆于是乎出焉者也

故君子先正其名必求其可言而言之所發必求其可行為夫名

之必可言而名有不正則皆之宗廟𫝊之国人者明知其不可言
而不免苟且以言之是苟者在言而其啟端則在名也君子先言
正名而務致其詳慎之慮言之必可行而言有未順則建之朝署
措之邦識者雖畢力以求成而不免一嘅而供嘅是苟者在言而
其流弊則在行也君子因言顧行而獨抱乎兢惕之思方其未有
言也則思出言之本何在而天地經常急為整頓使由經常而循
之辭令者無絲毫苟焉此不苟而片語愜心將百為順軌不煩規
書而理道無餘蘊矣事其悉于此矣及其方有言也則念立言之
意何居而國家倫物亟與亦明使由倫物而布之誥詞者無幾微
苟焉此不苟而一言當理斯萬化仰成不俟更張而經世無遺謨

矣道其盡于此矣是以識微之士深計之臣謨訓未頒紀綱丞定而精神之所殺注者常存乎制礼作樂之先經綸未播名實預端而意念之所殷憂者實超乎明刑勅罰之外于之迂我也毋乃未審乎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本房揚批　執字而字用中于民字數得極透一字不可動移

閱此而看其餘諸卷則皆憒憒不足观矣

湯批　執即允執之執謂操其柄而取舍由我也執一者多執兩者少執兩端所謂操持法門天下事只有兩端大与小成兩厚与薄成兩高与下成兩吾皆操而持之則不偏執矣亦

偏執然後用中于民又用中于貧人君子易用中于匹夫匹婦難蓋兩端未執則民所告者皆浅近之言兩端既執則舜所用者皆精微之理此係題目大關鍵處而作者類看不明

此文言〻破的字〻入解真元作也

聖人以權取中而其智可想矣蓋執中無權其智不足于也權兩端而用其中非聖人孰能之嘗謂樂取善者其兼收在雅量其精擇在虛明舜之得稱大智者由此道也當問察而有善果何以用之哉彼中非有定形也而端相較中斯形焉苟是非未操其柄可否未振其樞是有端而不能執也倘見大而以小為非見薄而以厚為過是執一而不能執兩也欲得中而用難矣舜也揔全善而

得與二句依傍活動

並規而度時宜以措注事有大小而由小至大皆在掌握間持一[illegible]衡而低昂之可以小亦可以大而其考[illegible]衷而措者措民心之公善而已矣事有厚薄而自薄及厚皆在操縱間握而闡而出入之可以厚亦可以薄而其稽正而行者行民心之同得而已矣而將懸[illegible]而互度而民之中從聖心之精而出焉盡凡民以是求中則中亦[illegible]成見聖人神明洞徹則見即為中是民之所陳未必悉純一之蘊而吾則用其純一者于民矣而者會而為一而民之中由聖心之一而成焉盡下民以守為中則隨事隱聖人矜持渾化則隨事盡是民之所告未必協精粹之極而吾則用其精粹者于民矣是可見執一以求則見聞資知屢屢至于相窒即有聖哲微渺之論而

我不免于見遺就而所用則淺深高下在在可以為中即工覽
得之遇而亦必會為至德大哉舜也斯其不可及哉

事親為大事親為大

本房楊批　氣象巍峩情辭典則如是巨儒之筆大字無人如
此發揮精透

湯批　此題宜照下文本字發揮蓋事親所以為大其工夫全
在不學不慮之先其餘一切服役皆從此起若謂惟親為大
則君長豈小物耶此作相題下筆撮理陳詞精確典暢冠絕
一時愈玩愈佳令人心服

大賢較所事而獨揭其大者焉夫事所以盡分而惟事親則稱大

矣是故君子以行孝為先也孟子嘗曰道有近而實遠者其大原所在學者所當首講也人性渾肅行為昧謝而得其大者或寡矣是故孫之身不能無所事也而又不能槩有事也必有為大者亦曰事親是已夫由親而外凡秩叙中所當祗事者皆非小倫也由事親而外凡服役間所當盡心者皆非細務也何謂事親為大哉蓋就身之所自生者而遡觀其始莫如親就事之所從出者而直覘其原莫如事親愛始于孩提而推其分義之恢弘即慕至終身亦不足以悉其無涯之理豈理之難悉哉天經地義原不與百行為伍而特立于真性未鑿之先于此一盡其心而赤子知能之良固服之終身而不能望其涯際者矣道行于一本而完其德用之

闞廓即横乎四海亦不足以盡其不匱之思豈思之難盡哉至德要道原不與萬善為徒而完具于顓蒙未判之始于此一竭其力而家庭唯諾之節殆逮之四海而不能滿其分量者矣故庭幃未出怙恃獨深而視膳問安足以冒三綱之大義凡聖帝明王所以並鴻圖于覆載者此其用情為獨至焉學慮未萌瞻依獨至而知年愛日足以蓋百世之孤經凡仁人孝子所以配僕節于乾坤者此其用意為獨隆焉能不待學而達之天下則為大能順根于性而經乎群倫則為天順以此盡性而親恩罔極則為教大經以此繼風而錫類無疆則為樹大法故曰事親為大然必守身以事之斯可稱純孝矣

湯批　我郡瀏刻袁了凡先生墨稿初閱之溫潤典雅藹藹大方再閱之則根極理要闡發性靈句句皆聖賢心髓三閱之則近而藏遠奇而寓平急欲與之角逐如驂龍御天馬恍惚變化而不可為象至丙戌墨卷則句句會元脉絡也體格新奇而以純粹濟之故奇不傷險詞氣順暢而以醞藉節之故暢不傷骨苦心煅煉而語近自然故煅不傷氣用意精深而詞皆明顯故深不傷晦譬猶歌者應絃而遺聲而不自知其聲之合調譬猶舞者按節以投袂而不自知其袂之中律也予特錄藏巾笥以備覩法

癸未吾之於人也全李延機一氣呵成畧無斧鑿痕沖夷之氣攖

粹之詞愈讀愈見其难。又譜山養深机熟信筆成文不加點竄者風度令人可挹。其結云。君子為世道計。即使三代而不可復返也是世道之変也吾猶將挽之于既漓之日。况斯民而猶然三代也是世道之幸也吾何為而自外于大道之公。有感慨有議論擬隅其底丁丑首作之求。意同詞與王光封結云。夫何三代行之則直道現諸實事。而世方降汚穆之風。吾今行之則直道托諸空言而人且滋毀誉之議。吾終不敢謂斯民之不可以古治〻也。情境逼真。無限悲愴。俞士華末二比云。蓋匹夫無榮辱得喪之権。昭其是非而猶能以空言翼古道。庶民無爵賞刑威之柄。仰其予奪而猶能以公論惕人心。二比極高。陳如岡憲章文武後二比與此相繼

而其意尤精所謂青于藍者也湯顯祖先提直道毀譽不分講還作四句過下用惟以斯民也一句並不作過文講畢繳云吾既不得行三代于上又不能行三代于下吾既不能賴民而正之以直道之治乃欲枉斯民而被之以不直之名如吾民何如吾盛世之思何吾有是非而已毀耶譽耶非吾所以行于人也抝亦錯亂縱精如意亦是元卷承淳熙首節起便喝明說意自作二比過下云是道也直道也吾所以必行之民者乎蓋以道論是非則道在古而猶今以道論人心則民雖今而猶古也屢提明後講不費力矣次依題作二大比繳云仰稱聖王之遺化惟直則久而毀譽非必借世風俯察叔季之人心惟直則從而毀譽非以通衆志吾乃論

誘而枉之哉。此文迥出常境，意調皆高，錢王蔡老，如天馬行空[illegible]
處不凡，風姿絕佔，較門先生已取之作首，而復遺佚，是有命焉，非
戰之罪也。予訓本文，只說誰毀誰譽，不說無毀無譽，說無則其推
在我說話，則其柄在人。觀下節引斯民為証，斷然該作誰字看。況
夫子開口便說吾之於人也。其意可知。予亦有此文，不敢謂嘉，然
亦出當年硃卷，滿篇皆圈，似亦主司所取者，其文云：聖人以己意
諗民心，而深信其不可枉焉，蓋直道在民心，無古今一也，聖人亦
猶行古之道者，安得而枉哉，且夫君子所以勸懲天下者，惟以好
惡而端由吾心，而達之天下，無二情也，由上古而迄于今日，無敢
論也，是故三代皆行直道矣，而毀譽之行于天下也，則古之所無

今之所有而明王之澤久衰，然天下所以敢行毀譽者，則謂今之民非古之民，而榮辱之權可枉也。（如此惧明上下方成一片。）若以吾而待天下之人，則彼孰其是非之柄，而共由于大道之公。有所惡也，吾与人同一非心也，誰可得而容其毀者。（如此謂方是誹字本旨。）有所好也，吾与人共一是心也，誰可得而容其譽者。毋論毀以損人之真，吾不敢肆其厚誣而片言靡當，即譽為誘人之術，亦必懸其端緒而語語皆真。（試不見古之于將來，乃是於其小而知其大也。若論未來之善，則懸空臆說矣，豈得為試。）時當東周之季，而明王賞罰之典久不行于朝廷矣。然心含罌斧千古不磨，而今此之民，即禹湯文武所以賞善罰惡而獨擅其熙洽之隆者也。世當澆漓之後，而明時彰癉之風久不行于天下矣。然性秉靈明，萬世

不毀而今此之民即臯伊周召所以彰善癉惡而弼成其正直之治者也憮〻群黎其一念隱衷有當熙皞而獨觸之衷微而不泯者吾雖欲行其毀也果于誰而毀之熙〻亦于其本來真性有遇聖人而向化遽求俗而不衷者吾雖欲行其譽也將于誰而譽之故不但有志于三代之英而秉直維風不敢肆其愛憎之口無亦有感于斯民之直而守公是法何所容其枉道之私然則吾非自謂無毀無譽正以斯民之不可毀不可譽耳不然徒自枉其好惡之真而于人心竟難枉也豈不惕哉相題下筆頗竭鉚思識者試虛心閱之自有定評也

循頌測道立一節李廷機先起二比中叙作六股末繳二比格新

詞雅真元作也，鄒德溥九段平叙，無起無繳，而詞調皆工。此題依或問則重脩身，尊賢、親親，皆自身而推者；敬大臣、体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皆自親親之殺而推之。正德丁丑會試出敬大臣六句，各釋云中庸論九經之效，有自尊賢之等而推之者，有自親親之殺而推之者，與程文相合，遂中會元。汪應軫之文極精極確，然不合書旨，遂中第二。哥作此題全依或問，并考經文極重叙講。其詞云：聖人進君圖治，而歷陳其可致之功焉。蓋為其事者，必有其功也。隨事以考其所致，而容可自誣乎？且談治者類不欲計功矣，然已與人一心，事與效一理也。外之景從，皆內之實驗，而可不考哉？所謂九經者，豈不以吾身為

焉哉始也以道而脩身既也身脩而道立可以刑九族而式官聯可以範臣民而儀百辟必如是而後脩脩為無歉也由是而求身之輔則義以尊賢為宜者正資其啓沃而理可不惑焉由是而求身之本則仁以親親為大者正篤其情義而族可不怨焉于尊賢而推其等則敬大臣而廟謨有成筭事幾奚眩乎休群臣而百僚效忠盡職禮奚輕乎此其樞不在臣工而在寮幻者也于親親而推其殺則來民子之而勸勸于野焉百工來之而足用于國焉以柔遠人而賓旅如歸矣以懷諸侯而万国同欽矣此其机不在遠近而在廟堂者也故行此于天下國家而效以類臻則不敢謂偉續之難前惟念夫太平之難恃而無虞咸治盡為儆戒之危机者

此于天下国家而化猶未洽則不敢求治功之速效惟憂夫王道之尚鬱而邦国未孚揔属一腔之未粹一日行乎其事即當一日稽乎其效而用以自警者公其念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三句　李廷機　不彫不琢不求奇不刻苦而色相渾成気脉雅厚自昆湖使禹治之後僅見此文但昆湖得詩經旨趣有温柔敦厚之風尤我純是蘇家口吻有圓轉流麗之習較是輸他一着耳其文曰夫孔子聖人曷嘗一日不為道哉然以行道之故而示天下以狥聖人固有所不為以重道之故而示天下以峻聖人尤有所不忍（極平極明先把聖人不得已心事提朗最象孟子擬孔子口氣元卷自緣如此）夷考其當年（此句落得好）蓋有見行可之仕矣見行可云者感君相之投

而觀會逢之遇（照字明）凡聖人以為此吾之設施展布時也（此句全則不彫琢）起而仕焉乘机而出相時而動蓋天下于是樂聖人之用而聖人亦于是乎履巳之遭矣（一段是蘇文）然而不可必得也不得巳而又有際可之仕焉夫際可何以仕哉接遇之寅恭亦世主之盛節而彼猶知有此也聖人曰是未必非行可之一机也吾仕焉而巳矣（此句是凡洲口氣）然而又不可必得也又不得巳而有公養之仕焉夫公養何以仕哉餽問之殷勤亦聖主之盛典（通篇散做對此句最燕雜雅亮）而彼猶知有此也聖人曰是亦未必非行可之一机也吾仕焉而巳矣蓋聖人欲天下知其道之可行（此句不刈）故苟可以大用其道者聖人樂就焉擬之以出處之正也（是行可亦是小試不可以各大用客冬檢點）苟可以小試其道

者聖人俯就焉，通之以出處之權也。不然，區區一際可一公養，何足以槩聖人，而頑為之原哉？推是可以通于交際矣。局勢旋轉，意興淋漓，最得大方氣味。此等文字熟之，極利場屋，鄉塾溝亦大雅不群。轉折有法。其文云：夫孔子之仕，為道也，宜乎道可大行而後仕也。點得極有理然且有見行可之仕焉。視其君若足以進治，視其相若足以佐理，用二襯字點見吾姑以其身周旋于君相之前。妙句古雅蓋天下方病吾以難，而吾則特示以易，固吾委曲之微權也，事道也。此句鑽得緊收得轉然非必行可而後仕也，則嘗有際可之仕焉。彼其礼遇之隆也，而能必其行吾道哉？此一轉顧所為致敬于吾者，抑猶知隆吾道也。此二轉吾由此而仕，其或因晉接以啟道合之机乎？此因時妻

之未可知者（轉第三）即不然亦鑒其誠焉已矣（轉第四）而鑒其誠者固道也（第五轉以收歸道上）見本乎事道之心而推之者也（原以事道擴之行理）又非必際可而後仕也則嘗有公養之仕焉彼其間饋之豐也而能必其行吾道哉顧其所為致養于吾者抑猶知重吾道也吾由此而仕其或因為養以敘道合之機乎此又將事之未可知者即不然亦享其儀焉已矣而享其儀者亦道也又因乎事道之窮而通之者也（二比一一句一意字字與題敲如馬行四四一步一轉其血脈皆從此轉而來）然則以微較為非道固非所以論孔子而以交際為必卻夫亦未可以孔子權之歟嗚呼轉折歸之渾厚紆曲變化歸之謹嚴亦元作也孟養浩先不揔提講稍句畢即云此其志在行道而不為踐拘不為就食云云將

際可公養一齊羅起及講究下二節後繳云迎机方就已慨乎明良（此說見行可）虐文何爲者聖人循惑惑也感遇而留已重傷乎机會（此說際可）尚養何爲者孔子亦栖栖也上下不親委曲以行其志机緘可乘究轉以投其交一繳生氣流動中間滿話亦多逼真上乘之文也錢士鰲此作以事道爲主而說際可公養皆有恭心却與本章血脉相承以上諸公皆係元窩子看此題與衆頗異不是說聖人之仕必欲行道而委曲以冀其通也際可公養皆是道當如此以此而仕便是事道夫子嘗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這便是仲尼心事若道之不行則已知之矣何必委曲遷就爲哉況此章書大旨原論交際先以孔子証之因萬章疑其訹

道故從行可說到公養正與孔子之交際以明其致恭之本心誠明白說此交際間餽不卻之一驗乎作大為場中所賞其文曰聖人仕必以道而有不必于隆遇者焉甚矣聖人隨遇以盡道者也故所就有三而為道惟一矣宜孟子敘之以晄萬章也意曰君子遇則隨時而道則自盡故其仕也有屢遷之迹而無已甚之心吾謂孔子為事道者何哉非謂人之莫容其道而委曲以求通也又非謂道之必期于行而遷就以期合也天地生人合之皆吾一体本道之所當聯屬者而獨立宇內非人孰與為徒又道之所當周旋者夷考其時因推轂之有人而預見其用行之緒感同升之在望而親見其小試之端見行可之仕孔子有之固不必考其禮迹

而迎机即就亦不必資其鼎養而遇合即留矣然見可則用見不可則止勢不得而久淹也于是乎有際可之仕焉道雖未必其可行而遇隆晋接任匪虐拘吾仕焉而已矣然際可則出禮衰則去勢又不得而終淹也于是乎又有公養之仕焉礼雖未必其致隆而推食自公廩庖相繼吾仕焉而已矣兆在端倪已違心乎隆遇而頎降而自屈則道之聯屬甚殷所謂交以道者信惟孔子受之而何必為他辭之却机方偶合已絕望乎大行而頎屈而彌畀則道之周旋甚厚所謂接以禮者亦惟孔子受之而何必疑尊者之心蓋獵較之徙似過而同心出治固為兆足以行之情況交際之心曰恭而隨遇可附亦屬卻之不恭之意畀以迹有三就而淹[illegible]

五年蓋以見其重道之心而實非有所枉也不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又何必俯就為哉噫人咸謂夫子冀道之行而姑為是屈就也然行可變為際可又變為公養而道卒不行則向之屈者為徒辱矣知而為之不義不知而為之不明聖人豈有是哉然則三仕謂何曰道雖不行而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為行義也為鳥獸不可同群而人不可避也

庚辰如有王者一節閩士選中二比云禮樂文章其仁天下之具至一世而始備而天地氣運亦若待聖人之返薄而漸歸之厚者然後始還洽穆而風以移焉俗以易焉雍熙悠久之化臻矣紀綱法度其仁天下之術至一世而始精而天地氣化亦若待聖人之

挽漓而漸歸之淳者然後人還固有而民志孚焉民行興焉時雍風動之治成矣神力矯〻精光逼人乎謂此王者不是説改姓易命之君原指當佐之宜王者而言夫子嘗曰吾其爲東周乎道雖急于行而實有舍周何適之意不然周室雖衰天命未改夫子豈不知之而遽有望于他姓乎尋作頗有斟酌其文云聖人以心論治而明其不可驟焉蓋天下惟心爲不可強也謂治道而可以驟致是又非仁然後可嘗謂人君之運治也以心而其孚心也以漸自王变而覇徃〻騖近利忽遠猷而天下不復有政矣如上天之運復降而周室喬君有大聖人出焉則將收祖宗未散之人心而盡發熙皥之域殆不可以驟而致也如文武之澤未斬而東周共

非有明天子作焉則將舉先王巳試之令典而重開渾噩之風尚
必以世而仁也自吾心而達之天地盎然有一体之聯方謂之仁
是不可以刑威促功效亦不可以意氣助感通惟養吾一体之真
心而寬厚以需始可甄陶乎六合由一念而通乎萬民翕然在真
醇之境斯謂之仁是不可任智術而驟孚亦不可倚規條而速化
惟完吾真醇之本体而從容以俟始可鼓鑄乎八紘一方未流天
下即有痿痹不通之處非仁也流而毫髮有間亦非仁也是必歷
乎一世之久而後遍覆之極溢為太和無所不徹焉一民未洽天
下即有痌瘝負慽之夫非仁也洽而頃刻不屬亦非仁也是必俟
之一世之遠而後普育之深蒸為大順無所不貫焉論王道本不待

悠遠而微者而稍驁近切則仁漸義摩鼎非博厚之業必蓄吾數十年之精力聯合而浸灌之然後紀綱法度之施盡滙聖德精純之輿而至粗之經畫皆至精之作用矣仁矣論王化本順民心而成者而幾微有強即礼陶樂淑摠為聲色之粗必竭吾數十載之心思丕冐而涵育之然後上下民物之衆悉在王心醇厚之中而至渙之人情皆至一之聯屬矣仁矣故期月三年特試其可行之兆而至誠变化难忌乎悠久之圖此丘所以欲興東周之治而竊有待焉者也

七卷終

舉業史衡卷之八

趙田逸農子九衣黃坤[illegible]
男衣天啓若思甫
姪孫衣士鯤南之甫
衣祁熙載之甫同校
書林葉仰山繡梓

正講五

丁丑以前具載心鵠諸書若俱不論〻近科鄉卷汝撰今以鄉卷為急故倫論之

庚子解元北畿趙維寰有學有識議論高遒筆力縱橫所謂鐵[illegible]

錚〻人中皎〻者省中疏論文體而乃首詆之誠不如其解如破云聖心無能於論多能証焉以無能之旨作多能辨証儘有玄解承云夫多能不貴于君子乃以擬聖人乎即其所自明信無能為聖矣無能為聖源是夫子所自道且順破逆承句法甚健今乃摘破首句摘承末句併在一處目為不通窺矣其起云且道人無不典能而及其至聖人有不能故聖心自道恒曰我無能焉非真無能適不容以能不能象也殆其以多不多衡也有如太宰之聖夫子至若神其能以為非聖人不有是多者夫聖人一生精力弗用于天下国家乃直取精象数聖人畢世功夫弗殫于淵源根本乃暇十力餘緒哉聖人不能及我無能焉皆夫子口中語亦夫子謙

中事引作起講末有與撇且又徒能說到多而入題處竟承多說
說去故云以為非聖人不有是多者此句最有力非用于天下國
家舍下少賤及不試非疑于淵源根本舍下節事及不多最有針
線最有筆力又論其大講處將聖一節對太宰一節以為失体夫
作文之法整齊處須以幾句參差語參差處須用幾句整齊語故
有人所不對而我獨對者如嘉靖丙午浙江一鄉之善士全章解
元高鶴將友天下之善士二句對誦其詩四句論理則不倫論体
則甚整又甲辰會試孟義使禹治之一節論書意該重治水下面
驅獸安居皆由此而致者故通場皆散做獨昆湖先生以治水驅
獸兩兩相對既雅且馴遂成絕唱然則即以此二節平對亦非大

失況維寰此作特以流水文法將大意提挈起而下面重發揮大
旨一節張有力量其文云是未如能非聖人蓋由天全子貢有所
独窺天縱也而能非名理尽皆末枝夫子固蓋称鄙事也何也性
体無歧径正以無歧而挈閱覧多則予本無歧之内忽起一紛賾
見而名象愈廣真性因以愈漓故欲尽融名象以还性体者紛賾
不必參也心灵不徧物正以不徧而宏独運多則于不必徧之中
忽馳一炫騖見而才情弥增真心因以弥脩故欲尽斂才情以完
心灵者炫騖不必騁也君子而多乎哉過處畧用大意揭起二節
而後面發揮下節甚重甚透今畧其重講下節之意而只說平對
如闤門市人收買良家骨董不宛古色惟索假砌浅珍玩為凡品

渾空宝為无奇此或有為者言之定非揚公筆也后云孟子嘗云
吾不試故藝識卑之言夫然后知博學成名固夫子平日所甚
而射御釣弋之類偶為弟子徵言之皆无能自道之本旨也此处
不對而单收最有雖力博奪成名射御釣弋皆夫子实事與而且
古无能自道又与起處相應意調俱高而疏乃云繳更过縱以夫
子之自言證卑之所引為得為过且对則詆其失休不對又詆其
為縱其責于人終无已乎凡作長題最貴变化若依題敷衍便是
俗筆第二名陳勲將太宰子貢一齊提起下只以意發揮太宰知
我一節亦只渾〻叙去最有法度其文云夫聖秉空洞无有安得
取一切技能之迹納其中而為之名即聖性受天之全亦為用藉

衆多才藝之粗蓋其外而為之贅惟上面先提太宰子貢故此處只虛〻混講而意自躍如接下云亦且如夫多之无貴于我用惟施于泛應童蒙之所得而習鄙賤之所得而游業雖擅乎無通曲士視之以為奇天道視之以為命君子不然君子性体洗何而出出于太虛也虛中本无一物則能之想既不生而多之名亦不立君子之作用以何為歸〻于易簡也易簡自成変化則能之事既以融而多之名亦不立畧去題語渾融發意而出入自如整潔中圓轉成趣第三名黄立極起云大道无名割之即百千萬状總屬後来之枝葉而俗士每誇之以為能聖本无象出之即変化无窮總屬神明之作用而曲士每侈之以為多故有如太宰之論而詩

貢之無之者非所以為訓也陳熱先提太宰子貢次作二比此先作二比而繳出太宰子貢皆一法也接下云亦未知多能鄙事耳道无多也一務于多則多之中多也多之外又多也愈多愈无尽而道反受其不足道无多也君子亦与无多則多者无也不多者亦无也愈无愈不可窮而道蕴含于有餘本房批云辟空將道不易發二比意深語幻而于章旨甚有關鍵又批云叫起一句良是作法刻餘光末二比用兩則字起似縱筆疾書之文而收合有法其文云則我之知于太宰也不過知我之多能而多不出于君子我之非聖其何知焉則我之有此多能也惟是求能于少賤而聖且未詣其境所云天縱其又何當焉文勢甚順文机甚活而賴

前語纖悉不遺十五名郁承煠通篇皆佳文云不知聖非能成者也又非聖之外而更自有其成也盖識能于聖之中則聖即其能而執聖於能之内則能終為藝果如太宰之論聖而専言多也固緣能以測聖而聖以能掩即如子貢之語聖而兼言能也亦從以明多而能以聖分要皆説其能者以見多而不会其多者以歸聖矣由夫子而言之即有其能而以少賤故也其為鄙事也可知即居其多而以為鄙事也其非君子之所貴也又可知君子而多乎哉方探本于一無所有者而名言象数已不融之于独覔宗至以炫傳者分其神又黙化於無所不有者而聰明才技已不銷之于寸衷宗至以驚多者驰其念盖神聖之本原本超於智能多寡

究外非無有錯綜變化之用而其渾然者自如大道之体要亦滿
于技能未著之先非無有迎机應用之責而其中然者自若試观
子之所云不曰不試故多能而在曰不試故藝者明乎離聖以
語能則衹為曲藝之事而不試以微其則信為少賤之能其與大
道之不器者不相倫矣而况其泥之以為聖哉机軸甚圓詞理甚
密點綴明爽聯絡有情此亦魁元之選也
在上位四句題組裏先總起次分做後又總繳此常格也造語清
新言言入解中二比云以故在上位不陵下矣夫本非有陵之心
特惧以狎侮嗌体統而姑抑之也當其養尊時已知分有崇卑道
無傾軋吾入其間既淂為不愧于下即吾位已畢原非假借于下

之附我以成吾上也則陵亦奚自生也在下位不援上矣夫非本有援之心特惧以躁競于清議而強遣之也當其營戰時已知分有早定道有光明吾入其間既將為不負于上即吾位已終原非憑藉于上之碩我以成吾下也則援亦何自生也調法入古而理意蕪到神境超然本旁批云將不愧于下將不負于上只此二語便足不朽且二將字入解黄立極輕提輕繳中作二大股此是兩扇格体裁雅寀轉折精到其詞云上者威權在御其勢易逞而又環視下之人皆我順指使者也其誰不陵故或輕人而重已或抑衆而獨尊君子曰上位非以寵我有所用于我也我惟行其所得行以求不負此位耳豈非視為長傲之資而憑權藉勢以陵乎哉

不然矣何也君子之心惟有自得無論陵之拂而不得即陵之順亦非自得也固無事制之而陵自忘矣下者勢位猶隘其志易移而文習見上之勢常以靈嚇我者也其誰不援或附重而藉資或媚尊以取榮君子曰下位何足小我々自有行于下也我惟為所當為以求不忝此位耳豈其取為希寵之媒而阿諛逢迎以為援乎必不然矣何也君子之心惟知行素無論援不得而非其心即援之得亦非吾素也固無用遏之而自忘矣紧承陽以上節屬素位而行此節屬不願乎外不惟文勢破碎兼理意亦甚紕繆不知上曰自得下曰正已原自照顧而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原非兩事此作前比根定自得後比根定行素一滚發揮不㠶支離之習[illegible]

時文之勝註者王光鈜起四比繳四比中只作二小比文甚真切而繳尤勝云境雖相對而吾以無畛無域者化其境於兩忘用能使上下合為一机而神情交孚理本平分而吾以不增不減者安其理於共㷆故能使陵援融於念慮而客氣潛消蓋不以陵下之心分其上位之精神而所為行于上者始足以完吾素矣不以援上之心分其下位之精神而所為行于下者始無所虧吾素矣本房批云意入理窟而詞亦雅練足以達之劉餘光通篇皆佳其文曰身位上而所願在下則其陵念身位下而所願在上則其援念至陵與援叢于心而擾擾無以自寧也亦何自得之有而君子既自得矣波且空洞中灑然其無所留也不知我之外有位又焉知

孰上孰下之在我彼其意念外漠然其所無着也不知上下之嫌
為誰又烏知可陵可援之加於彼無論恣雎暴戾顛而為陵迨者
無之而君子無意制陵之念而陵不生也且業業乎懼無以為下
覌而招慢侮正其不陵之心所反照於躬而寔戢者然也無論卑
伏屈抑卑而為援迨者無之而君子無意制援之情而援自化也
且凜凜乎懼無以副上責而致從怨尤正其不援之心所還飾於身
而善体若然也盖位上位下君子本以位為寄而又未嘗不盡其
真也則不虚其位而以心為安可知也不陵不援君子本以心為
真而又未嘗不因其寄也則不馳其心而不為位窘可知也故在上
無所謂陵而陵在上之外則其不陵惟安其在上者能之下無所謂

援而援在下之外則其不援惟安其下者能之根自得講既有理而中二比用意斡旋尤竟出色繳處則不精到而以淺語發之真可謂脫塵垢而游上清者多第十五名祁承㸁亦卓犖不群文云上下遞乘而為位是寔有所為位者在矣位在則當寔意以不于位之中陵援互萌而為礙是本無所謂礙者在也無礙則又當虛心以聽于位之外故其在上位也下非無望而重焉者矣而下之所重自重其在上位者耳我輒因下之重也而起一陵心既揣於我之可以逆施又揣于人之可以逆受是此中逐逐反為下所役也反求于上位之中豈更無所銜而惟陵下之為務吾不見位中有可矜之我自不見位外有當陵之人而計較於可陵不可陵之

間者又其後者矣其在下位也生非無習而輕焉若矣而上之所
輕自輕其在下位者曰我後因上之輕也而起一援心既度于我
之可以求容又度于人之可以我受是此衷營營徒為上所苦也
自反下位之内豈更無可扳而必援上之是齒吾不見位中有可
卑之巳自不見位外有當援之人而揣摩于可援不可援之際者
又其後大矣只講從心上說入細足徵體認
吾為此懼二句趨繼衆中四比甚佳其文云吾且為先聖閑仁道
乎仁道之精醞釀于性灵者豈無愛能蝕獨無奈彼之浞外騖也
吾今就所騖處揭而出之弟使無封于外即内之醞釀者若該之
審矣吾今為先聖閑義道乎義道之精凝結于性体者豈為我緣

侵独無杂彼之汦外撼也吾今就所撼處堅而持之第使無搖于外即中之凝結者若樹之屛矣道之寄寓近不踰已心閑聖道者非閑之先聖也取先聖憂道之心以固巳心而振此羌希之緒則道閑于我而功被于筆削道之寄寓遠不踰人心閑聖道者非閑之先聖也俾吾憂道之心以防人心而延此一綫之脉則道閑于人而力勸于知罪凡制举義槩而不精則神光不透精而不確則意境不真確而不流動則机局死板皆非利器此作甚精甚確又甚流動固巳心防人心二比卓然独創是有関係文字陳勲通篇皆好文云夫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心先巳澌滅而人類之禍随之其蕭然之象可令人悲而吾目擊世風何能無惧其使予恝而不

作釋氏懷也彼唯破聖道之閑浸尋以有今日也予今復不亟而
奡然勉于閑也天下將有無窮之懼後哉豈止今日也先聖仁義
之故六通四闢何有浚設之藩而彼窺而逆矣且行天下之言而
為叛矣吾度勢且甚亟將身遏其衝而為之衛衛先聖如綫之脉
也夫懼者之為計不得不出於此也先聖仁義之精真不可破何
將更樹之堅而彼且竄而入矣且益內向之敵而助之攻矣吾屢
其患之方大將力當其潰而為之翼翼先聖不壞之真也吾庶幾
藉以釋懼則亦惟恃有此也蓋收人心之禍其權在道而當人心
横流之日道尤倚人之權以為閑撥前世之乱其權在聖而當聖
遠言湮之世聖亦俟人之力以閑道彼何人者能挾其猖狂自恣

之貲以與先聖衛而予乃愛其昌言擊排之力以為斯道憂且徒
抱此大懼將默以貽誰抑既潰此大閑雖戚而何補予其敢乎哉
起廢說懼字令人警省真可太息流涕中間挑剔開字甚得古搽
無一語不入情亦無一語不逼古賁立極實語云我視其潰而心
為之懼也必防其潰而身為之衛也先聖有仁本萬古不可磨滅
而有無父者得而拖之奈何當吾世而有此也吾蓋懍懍懼為思
所以再振之而令昭揭宇宙也則予志也予責也而不得不力任
之矣先聖有義本千載不容過絕而有無君者得而塞之奈何當
吾世而有此也吾蓋蹙蹙畏為晦所以復興之而炳朗乾坤也則
予心也予分也而不得不重為之矣先做二句後以仁義講二大

此論平爽而湛確氣矯然而復斂可法也 初承樸後繳 云蓋持勝心以衛道即道亦成私惟懼則意氣不融于陽鷙之中稟稟乎從容以關繹而邪正之辨不徼而自明使聖道之昭晰若乾坤之既闢執浮氣以權當其擔當未切惟懼則精神不聚于入微之念兢兢乎潛心以啟求而仁義之說不揭而自著使聖統之經世者若日月之晦而重明故當其峻吾道之体若驅邪說而拒之于外然及其廓吾道之量又可收其端而徐化于中從俱字上聳起精神而思深語愷詩未曾有

君子博學于文一節 南京試官 今年似重華藻故將髦譽士屏不見收獨元李儀昌不拘拘於理路而繪詞琢句霞絢雲蒸其文舂云

蓋天下之委然而成燦然而章者豈不縱橫流湧而細會之則脈絡可尋吾心之不繩而來不矩而方者豈不易簡真寔而旁印之則纖微必貫是以剌經者藝聰明之所出入君子不謂多方夫穿廣肆爲名也者要以至廣成于至要約而收之天然自有之則可程也是錯綜變化之所繇總也玄覽寘搜神情之所綿邈君子不妨旁寄夫穿擇華爲富也者要以至乖返於至樸約而歸之此中無体之精可會也是象數名理之所繇合也靜觀守內之賾皆從典要中受名受数而特借無不知之神識以會其歸則其所默然存諸中者惟有一礼欲尋其證入之端而已化矣岐中之歧象外之象夫豈有蔽爲動觀本然之体正[illegible]發皺處自合自分而特緣

死不適之條貫以返其妙則其所凝然而托于神者惟見其約歟
弃其假途之迹而已亡矣賾而不厭動而不亂夫豈有格焉益以
博為博即同是綜覈之用而內外横分從博取約則不該精粗之
見而源流自合渾融雅暢字、如挾風霜極利之文也姚汝化中
二比云耳目所及耳目所不及既為天地之所有孰為吾心之所
無而以博採者又以約反之方且就名物見天則、吾心自有之
文章所為斂之弥實者也見聞所到見聞所不到既為宇宙之所
陳亂為吾心之可置而以牽入者以礼收之方且就枝葉見本根
則吾心自然之條理所為探之弥精者也語意精許如平地突起
峰巒自然堪當張国備狄重約講中二比云天下惟文之為數紛

而不可紀極者泛涉之而精收之久之耳目見解剝落無餘独
此切实不浮之意以為檢押之精是礼之真也是於无可紀極
中損之又損以至於品節威仪猶以為波文之意而弗務也天下
惟文之為物虚浮而不可把捉吾歷收之而实履之久之訓詁糟
粕剗滅殆尽独留此篤茂無文之体以為約束之具是礼之本也
是於無可把握中精而益精以至於進反升降猶以為礼之粗
而弗滞也空講最难輳泊此独融洽透露收云蓋謂文與礼二者
此曰增彼曰減即而猶已自相背馳而文之真精処即為礼則文
拓我闊見即以涵养我性灵不相畸也而何畔為謂礼與文二者
先患其不足後患其有餘即一事亦不相浹洽而礼之英華処即

爲文則開拓其胸襟即以陶鑄其德性不相悖也而何畔焉不然天下離經之行多出勞經之徒而異學之習類非淺學之士豈非徒博之害而約之功未盡哉文礼合一是孔門家音張以誠中二此云非必以博開其始約收其終但隨博而加之以約則下見一開總会心之真境非必以文拾其粗礼掇其精惟即文而見其爲礼則徹内徹外即渾合之真機木房批云將礼文博約打成一片精瑩渾厚元氣未漓老手筆也左光斗諸作並以文礼並起左光斗獨單提礼字甚得肯綮云緣迹象以究神理即物物具一矩矱何嫌於覓焉愈覓愈精而身心性情之矩已昭然露列于形色間收而攝之皆故物也安見文爲外而礼爲内也畧糟粕以窺精蘊

即種〻具一條理何嫌倫稽焉弥稍弥定而視聽言動之則已顯然印證于法象間返而歸之皆固有也安得樗為先而約為后也約礼原屬行一邊故也身心性情寺語甚切繳云蓋毗非必尽聲于文即肯意逃處而有物不化則意見才情総為伎倆之私而與道離不毗亦非必株守于礼即取精甚多而持循有主則口耳才華亦借為根本之用而與道協諧作于毗道處但與其意而此于收束嚴独露精神繆焉助原係宿彦筆鋒峻利説理亦精其文云礼非外飾也所謂不視而自圓不矩而自方此道之常仪的也試縱覔宇宙内之總〻色〻樊焉遁厭其形而遁相為湊泊者意必有規矩存焉者耶就此一收束其于道之仪的未背也礼非内涵

也所謂增之則加多減之則加少是道之真脈絡也試旁採古今求之見〻聞〻委焉各呈其華而各相為揉雜者意必有不可增減焉者耶就此一總挈之於道之脈絡未隔也謂先文約礼者是力有所据據而因有所持循道不若是之泥也君子所博者是文所以博者是礼是故糟粕煨燼尽化為天然自有之中而道以人心不遠謂既博且約者是一心於積貯又一心於刻除道不若是之岐也君子以文博礼還復以礼約文是故天地萬物尽收為神明自肖之則而道以當体即真融液貫串絶無齟齬是理題之粹然者張紹芳講末句云畔者偏也本原未遡而因博起蔽因蔽起偏惟會之於礼則愈擴愈融直己與大中者合而不開其竇孰坐

其畔乎畔者吟也性靈未徹而因文成迹因迹成吟唯統之以礼則即外即内直已與渾一者遊而不啟其徑孰睹其畔乎本房批云以備吟形容畔字最親切有致而氣味更沉雄錢龍錫講云夫人心原有此礼隨於寂或寄踰而不自斉夫且有弗斉々必悝之乎心而既成之質斯不已漸符乎人心亦止有一礼逐於象或埸軼而不自主夫且終日斉来始復之乎斉而成性之妙斯不亦漸合乎通篇雅原入玄覲而知其名士此二比尤洞析玄關王元瑞通篇皆佳惟起云文未嘗不斉也而不逐於文礼于是乎啓其籥焉斉未嘗不悖也而不溺於悖約于是乎闢其門焉提得爽朗甚有法度後講云夫道本無合無分約之見尚存而約之意未化也

似不若源底者併失其返要之心齋必由精心一文在而不鶩于
文則礼在而亦不膠于礼也奚至如汗漫者徒執其畛域之見齊
不與性為一性反以齋而岐矣既即衆即神而窮性之變復定性
之難則本自无岐之域現前皆是第守此而益密之且漸竟其相
視矣齋不與心為符心反以齋而隔矣既即寔即虛而邇心之流
復會心之源則本自不隔之間觸處即呈第循是而益熟之且不
苦於相持矣匠心獨造不在皮膚想頭詞路都自與人迥絕胡允
範後二比云吾不能于无名无象中遍收其玄妙唯是知名象即
為精神而以粗入以精以雖耳目之研窮固非心極所融合也夫
惟融合則一矣亦可以兆畔矣吾不能於无見无聞中遍洞其竅

與唯是知性術不離聞見而散為百聚為一即洸外之考鏡罔非天真所疑貫也夫唯疑貫則合矣亦可以弗畔矣自會名理自鑄新詞矩矱中府露鋒頴張維斗收云渾淪之体无能批着止就目前之境界以游其瀋而漸入漸親所本真之自洽冥契之功无取支離惟從合一之功夫以窺其際而徐臻徐會竟妙境之可遊詞鍊意精足窺實請鄭棟緻云蓋畔道者其心類有所溺而不能出而收文於礼則憚者特其偹資故始似鶩馳而終有統會畔道者其心類有所距而不能入而合礼於文則約者乃其真請故隔閡不起而本体日親雖上士化文於礼之中而此不能不啟籥於博也一貫之体犹懸然下士歧礼於文之外而此独能茹精於約也

也支離之習盡泯其於道也不亦可以弗畔也哉妙思綺語相逐而來讀之當無不擊節者諸作起皆相對獨夏昌期散起便覺老成文云君子思道無名無象凡宇宙間之散見皆吾人有用之文章而其精核處則要而可循切而可守即礼也此非踈畧之見所能涉其藩亦非馳騖之思所能領其要者也用意散叙蒼然古色

能盡其性二句李胤昌起云不知性之妙虛而含通而不礙可以無所不棲入而人其一体也盡性之妙真而寔大而無外可以無所不遍滿而人又一体之先及也一起圓滿醒切六意已先了了後面信筆直書皆成妙境姚汝化繳云故謂盡性後始普為公人之化乎猶岐之也吾想同為皆受之理何已何人至誠不過偕興

天下共游蕩平之途而先後之所不得岐謂尽人性内尚假夫推
致之力乎猶二之也吾想粹為一原之妙有何何無至誠不過倡與
斯人同还純粹之情而推致之所不必事信乎其能尽人之性哉
說理透徹便是極好文字李之起如駿馬驕長衢一覩頭顱便知
良騎姚之來如飛流注一經鏗然成響綽有餘韻秦延壽起云性
原無人已也以對待观則亦為精象判為本標此施彼受若見其
有二也以統体观則為形原一情爲情原一性即彼即此不見其
有二也點明白正大啓玄極中二比云天下惟形骸易間而性無
形也尽性者能撤其形而收靡合矣無形之形乃能統為形即其
嘶之至當而無纖悉不尽於人皆自尽也天下惟情嗜易嘶而性

無情也尽性者為能化其情而與理合矣無情之情乃能總萬情即其体之至公遁之至妙而無曲折不尽于人皆自尽也挑剔閒[illegible]雲聚而為一張圖情起云論我與人未分之境界此性之源然同者本起於象貌而洽于精神即論我與人既判之落離此性之灵然若將無貫于形骸而超于情識融液明淨琳瑯有声張以誠中二比云人之隱微难究而不視不聞之内已洞見生人立命之原則起賊動揣皆可自此而揆其則不待運量而以奠群生之性命有餘能矣人之情欲难稱而喜怒哀樂之内已陰調生人共適之情則欲惡施受皆可自此而平其準不待推致而[illegible]足群生之願欲無餘歉矣洞晰原委下筆精研自解自微促[illegible]

恭緻云此之尽性即澤溉蒼生無加欲立之体德被一夫無損裴覆之全功施已究正擴中和之量作用尽很已具立達之能真尽性之能事也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斯四語奇峰蔚起得此題意方充滿無餘此題時義談玄説幻故精思佳句俱經人道過最难独搦新裁左光斗脱尽蹊径言、俱就実地發揮故語不玄而意自到其文云我性之难尽也正惟以己見之难减人見之难忘耳尽性者業尽其所謂無人我矣此時對起之私尽融為一脉之中和任其喜怒哀樂六合在宥之氣象譪如也即就此能尽時收之也人性之难尽也正惟是強人以從我強我以治人耳尽性者因尽其所為通人我矣此時岐向之情同歸于不二之命密照本体[illegible]

遠無私之境何如也即就此能尽時覺之也是故有尽人之所已尽者一日而同千古之運諸凡聖不得則不聖賢不得則不賢者自尽也而所以尽者寔我也有尽人之所未尽者無為而握群生之脉諸凡居室之知能飲食之率性者人不知尽也而所以能尽者自在也前二比喜怒哀樂立建無私都是実際語如此發尽人性是極平淡而極精奇者後二比說到一日千古并更入深與絶于無上菩提矣王綱点佳文云性從生而名之也尽性者生机無處不流豈以同胞如人而頑蹇關乎試观其生机惺惺不滞一私于其内不隔一形於其外郭人含其真直以方寸調適之無遺能矣性從心而名之也尽性者心神無微不徹豈以一体如人而顯

滲漏乎試觀其心神亹亹小之不遺於夫婦大之不禦於林總即人各有靈直以一念曲成之有全能矣其有所顯設於人也則撫世酬衆可見而不可量此豈于己外推拓之一含靈即人之真精神一動念即人之大脈理總之人己一原于性性一原于誠無彼此觀也其有所潛通于人也則致亦名順難見而亦推究此豈于己後徐積之念未起而人己往形方睽而意已合總之盡己盡人一歸于盡盡一歸于誠之至無先後見也闢發開朗絕無翳障而元神愈炯王羲氏後四比云如待經綸之設而拾好去惡以為盡猶不無𪏭咤之紛乃性盡則喜怒哀樂之發與人群之嘻噓愉怫已在精神渾合之境而何彼此推致之煩如假施濟之功而俱歸

横竖以為尽亦不無取寺之别乃性尽則覩闡隱微之内与人合讀
之利病休戚默在命脉貫徹之内而又何後先灌注之跡蓋陰陽
陶冶萬品人性即吾性也固不必分我之有益人之無而中和樞
管一人則吾尽即人尽也不得不以吾之全補人之偏大有惡思
語皆実際且平暢中時露古雅之趣緣昌期机神活潑自是奇品
其文云盖以已性挪人性猶尭有對之為隅而至誠無對此所謂
性固聯百千萬億之人而能統具足于我者也匪人無以為已性
也若以人性歸已性猶云有待之為煩而至誠無待此所謂尽固
總百千萬億之性而合併究竟于我者也匪尽人無以為尽也詁
人之喜怒哀樂有外吾之喜怒哀樂者乎吾之喜怒哀樂調而人

亦無不調矣若微有不調則吾性之生机已有先受其枯槁者而尽性者何枯槁焉計人之子臣弟友有異於吾之子臣弟友者乎吾之子臣弟友敦而人亦無不敦矣若微有不惇則吾性之灵机已有独當其壅閼者而尽性者何壅閼焉謂至誠之尽人性而一無所為區畫處置之方即至誠亦有所不能謂至誠之尽人性而別有所謂經營左右之力則至誠亦有所不必蓋若分其已性之餘以流注于人而寔于已之全体無所分又若合其一体之人以斟酌於已而实於已之本体無所合此為至誠而已矣通篇說理不險不陂信筆縱横皆成妙境真老手也湯有望後二比云非必分我之性以益之人而不覩不聞之真欽之即為兆庶之命脉則

無所以繼其机者而机自流亦非必拂人之性以使之忘而喜怒哀樂之用出之即為人世之慘舒則無所以關其用者而用自貴取精既久遊神千里不必深索理自成章張京元吳講云吾性本惺而蔽吾性者萬不祛除其何不焉即反觀無蔽而一膜之外革吾民悉蒙之闇昧誰之蔽乎我與人均洗此無蔽而來則我之去蔽正去其蔽我于人俾悉遵之大道者也何人之不盡也吾性本澄而惺吾性者萬不寧定其何不焉即內境常寧而一形之間豪吾民日掛于偽妄誰之妄乎我與人均從此無妄而來則我之去妄正去其妄分人己俾共还之太始也何人之不盡也亦比雖即察之由之意而于人己一原處說得明白自與人異汪起鳳小隸

云要之性之外非復有所謂誠也至之上更無所謂盡也不離人而爲已盡亦何加一盡已而即人能將安着即至于贊化育參天地亦如是而已矣只把題上字眼發揮而意到理明蕭然脫俗碩雲鴻吳講云人之如故至處矣惟着意揣摩斯即以其揣摩之私还生障蔽盡性則揣摩不事而虛明純湛矣吾与人性是知故兩忘之天自爲符会而斟之酌之何纖悉不盡其處置之權也人之情欲至須矣惟極意調停斯即以其調停之念还生拂逆盡性則調停不用而其机默合矣吾与人惟是情欲兩化之境自爲刑賞而操之縱之何僻遠不盡其覆藉之視也另發一意于至誠本但体会独至而高卓之調允合時宗戴君來起云性而曰能盡是率

者寧始有人我之先而統同之妙竅乎先天者既已洞契其原是眯夫既始有人我之後而頫欲之情通乎一念者又已默握其妙繳云乃知此性未不即肝膽之内且分胡越蓋失性即失其所謂巳也此性一不而林總之衆直融一体蓋得性即得其所謂人也烏可以人巳二之哉意其而詞雅是力遵時制而有得者

欲為君盡二句此題説意未完原难措筆是卷佳者絶少張以誠講云謂是見湶者君乎業巳享天下之大奉無復加矣而惟思所、為君即於道一毫未盡尚歉天位尻擁而臣民之望未易称塞也從其所慨然顒望於聖明也謂是主組者臣乎業巳邀一人之寵無復求矣而惟思所以為臣即於道一毫未盡尚虧名器濫膺

而明主之知未易称報也是其所惕然自矢于忠盡也神骨腴朗
清光徹映而挑剔更自切題左光斗通篇皆工其文云盖曰君尔
則巍巍靈優者亦足以頌神称聖而如欲寔為君也則莫如盡君
道置君于道之中而以君宜道也湲開君于道之外而以君修道
也至于一執一物悉協皇極道盡矣所以為君者亦盡矣徒曰臣
耳彪唯唯承流者亦自能竭忠营職而如欲寔為臣也則莫如盡
臣道為于可為之時而以道徇身也即為于不可為之時而以身
徇道也至于一周一旋雅称台衡道盡矣所以為臣者亦盡矣而
者秉一道以為之所則君不借道為名而求多于臣臣不假道為
貢而矜激于君盖厥后厥臣之艰已直洗歆為時矯省而即欲稱

遜于道以自便其意氣之用而不能兩者交盡道以為之的則君有不遺而臣子塞其遠臣有微而聖明成其瑜蓋曰难曰不易之故已直從欲為時提醒而即欲托宿于道以自狥其推諉之習而未得雄十外溢古幹內挺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千秋館評云應天殊卷独揚首多用時尚綺語似墮旁門然亦絕無荒詭之病他卷率淵醇正不无庸弱疏浅之士參于其間則一時尚平之致大略可見矣按此評亦頗中時獘試官閱卷當為国家求有用之才其庸庸者断非偉器而詭怪者亦非端人若一主于平則疏浅之夫雜然並進毋疑也前如具區所論有真平有偽平深入理趣而運然以冲和者真平也无理無意而以浅詞塞白者偽平也是故題

文者當以理意為主則浮薄者淺率者自當退舍矣
浙江曾子曰十日所視一鄉千秋館評浙場而主試俱北方率者
大致尤在平正録中之書義爲刘太史手筆簡雅渡古力黜浮華
而覧者猶然替之爵俄至後場亦尔絶无藻色則何以称閎覧博
物爲耶都人士之腹哉士子試卷初場已有為塗使摘発者矗内
益動色相戒間奇卷多因一二字坐擯功令之束縛毋其泰酷矣
乎夫其意輕北方率若此論未然豪傑間出豈可以南北為拘程
文亦就諸生原卷稍為删改非不出刘公之筆但以一二字坐黜
高材誠為可恨且丁酉中式頗多名士者以其特重後場而續拳
逐朱博綜廣覧之英遂多入彀耳庚子前場惟取平王後場竟束

之高閣畧不一撿宜其遺逸者多而無以厭衆望也然解元葛寅
亮之卷不覓科名先提手目指視二比次直述十目所視二句次
以意演嚴字二比遂以故字繳上節二比後以蓋字收二比作結
格甚平正亦自大雅其文曰人心為覺察之神即手目亦假此以
為用則其指視不屬之手目而即屬之心人心有內觀之哲即人
之指此一提說理剴切歸重在心字與己字最為有見是擅場之
作次接云故此獨之中誰為窺伺者而視且以十目矣誰為摘發
者而指且以十手矣二比直述不着一毫脂粉次云本吾自有之
靈明證吾自起之意念則其所起之心即為所照之心手目與心
且不淆分之為而就此方寸中而森然交摘者又寧有程量也節

吾先形之昭鑒秉吾卒動之心神則其甫萌者一念而随覺者殺念指視与心且不得延之以俟就此幾微内而紛然環視者又寧有計数也語雖着相体实明整次即以故事繳上節云故以肺肝如見論独則良心之光昧者犹不奪衆見之难欺惟手目寄在独知是举世之所發奸摘伏凛乎不容視避者直於微暇中具也而安得不兢兢乎以中外必形論独則一時之苟安者犹不顧後来之敗露惟指視非関廣衆是举世之所徵色發声假乎不容瞞越者直於玩愒時存也而安得不凛凛乎此是曾子之言上節亦是曾子所論故可引証且本題之意原比上節深一層上謂肺肝如見此則謂不待見君子而难掩也即幽独中而十目十手環列矣

謂誠中形外此謂不待既誠于中而後形于外也即其誠之

耳而指視已那然矣如此引証最得題髓末又用蓋字收云蓋世

固有不畏己而畏人者故能惮惡於閒居而兒厭然於淤見世又

有不畏人而畏己者故弥縫猶可施於外而攄護卒难眛於中渙

哉此独君子誠不容以不慎矣就眼前景拈出作结自是可人朱

文敏中二比云我有情也而人孰无情〻与情相觸夲乃情注于

一情而吾情立穷彼不須揣摩以得之我而指視奚弗真焉我動

念也而彼念亦動念与念相感夲一念不勝衆念而吾念悉露哉

若整形神以示之彼而視指奚弗共焉以情念二字立說語亦新

譬椌昌祚論云寂若者方放其端而衆人之心思已為之畢聚总

思所及無指視之形有指視之理出彼者方藏其朕而入人之照鑑已入其森羅照鑑所屆欲矯飾于此又昭著于彼意雖平平而詞亦雅練姿光遠韻云處以懸其鑑斧善与惡而呈其貌而而不掩其真蠢此心之真視者真指者原惕於十目十手之先而誰可自想神以燭其微斧欺与憾各符其机而各不昧其素蠢此心之視視者指指者更凜于十目十手之内而誰可自寬筆鋒瑩然理趣躍然立履加比云吾有身即無彼而无偶之理亦有目有手之人日相与侍伍皆得顯摘其醇疵而明指其得失者也其耳目何甚眾也吾有独又无發而不露之倪彼莫見莫顯之机正起於隱微固心跡洪此分途而觀聞於斯跼集者也其指視寧容掩也消

場皆分指視独立作不分而此二比尤覺理勝馬[illegible]評云无論
心虛灵犹有无形之指視而既巳有意惡滑无形積微成著必且
有動發之真机而天人判然逃乎視而視巳集逃乎指而指巳集
也及其行事四互容有可匿之指視而誠之于意惡滑可匿積細
成鉅必且有較著之寔行而淑慝洞然目触之為視而以十目手
触之成指而以十手也本房批云体認独真發揮独切項利眉起
云彼不以視之指之論独而以所視所指論独若曰可滑而視之
指之者形也形或從人見而生猶有離見之時而可容吾藏匿究
极于所視所指者实也寔則根真心而造自无不真之理何所用
其弥縫閒居之時本房批云挑剔所字是場中創見由于平日參

會之精辟三省起云不知吾心無不昭之潛其形見之端即一念之欺慊而造焉者也人心有无形之察其指視之衆又即吾一念之介覺而厲焉者也故苟无動之意則已有意斯有動有動机斯以有形机而安能以掩已之情偽苟無覺之念則已有念隨有覺有独覺隨以有衆覺而安得以逃外之警摘提起甚精切次意念二比亦甚中竅詹向善後二比云待昭揭而後見者則當未揭也先猶可容其粉飾此則無事昭揭而神明自為之吐露夫以神明為吐露其露最真而粉飾于何施因泄漏而偶彰著則尚弥縫之容即可盖其底裏此則不必泄漏而疑畏自生乎窺瞷夫以疑畏窺瞷其窺最深而底裏于何藏摹寫仙境最為透徹王嗣奭識

言此云固邪之所伏豈曰無根而方寸植其根則形骸之所不能洪冥冥之昭昭于神明即肺肝之見以爲屬于君子而蚤已寓於閒居矣情欲之所生豈曰無朕而淵默開其朕則机緘之所不能留昏昏之赫赫于雷霆即揜著之時以爲不善小人而不知暴露已久矣此亦繳上節之意與解元同而語有源委非徒枝葉扶疎者萬仁美發釋字云釋之云者乃寸心惕勵之真而窮于詐之元所施此其釋在于閒不容髮亦屋漏不愧之天而迫于豪之無可匿此其釋在于觸境而存語亦緊切方應龍謙云我善藏而人亦善意旋從心起者直從心究之欲巧飾于前不得曲護於後不得掩飾于而揣摩亦工故從意萌者直從意探之欲揭揚其方不能

陰匿其醜亦不能不離情物而紆意委曲使覔斐然洪世甚諦云
前後左右伏而為窺伺之端念起即為斧刺而更無隱情也吾方
謂独覔之境藏匿甚微朗照不能窮其隙也者而何須剌不必寬
若此乎其孰聚焉內外人我合而為觀察之符意生即為擧逐而
至无匿術也吾方謂不見之地必態甚工夢想不以驚於衷也者
而何哉微不必恕若此乎聚孰甚焉詞亦懇切李遵之文不着意
而清空可諦諦云視不生於視而生於有可視之寔有其寔者衆
目隨以叢焉指不生於指而生於有可指之因有其因者衆手隨
以加焉蓋独雖不与外為交要与心為偶而方寸自起自覔則理
欲之異路纖微难掩其一不可掩者以戚擾契而指視之環集即以

人合符也独緋未離我而向天人要以離心而出夫我而隠裏自照自怋則天人之外迷毫髮難逃其不可逃者於此運机而指提之交加即於彼此的也故有謂天地我鉴鬼神我臨者特想像之說而非真形夫独也有謂無微不彰無細不鉅者亦究極之談而非就独論独也文不離于做而離于不做此等文字不由拿閒非關理路而金盤露屑清芬可人可玩而不可拿者也杜登益評云独雖虛而無偶而意之中天与人自相為偶則照察有人摘發有人雖巧於彌縫者至是而窮於術焉独本孤而无对而意之内真与妄自相為对則誰非照察誰非摘發雖善為粉飾者至是而追汙拙焉本房批云擺脫時詮直探理窟沈應華評云一念潛動所

有幾何然而有意隨有鑑察吾意之明從天從人窺何報爲蓋独之發念也踈兇之渠独也家以容乘踈其何地可自容也一念旋轉而發幾何然而有心隨有檢察吾心之真忽理忽欲照察詳爲誌独之方起也微幾之將畢也顯〻即在微其何念可自假也本房批云直從心竅上說独便徹玄髓而洸發厥字大是凛然

古之征也犖一節此題最难脫套如三段平做又嫌死板有起有繳又是常格葛寅亮末二比云不托其長而托之短則我即有不肖之心猶得篤言天損而無傷渾樸是率性之真竟受而為墮環之具也而心迮將何所憑不居其寬而居其名則人即有指摘之工猶得藉口先聖而无從指刺是維風之概竟受而為敗檢之諆

也而名實將安所據語〻中窾新而不俗婁光遠繳云以三疾而昏較其作用則其意相懸也而其迹最易以相溷故蕩可以冒肆忿戾可以冒廉詐可以冒直愈假而愈失其真以三疾而對證其根原則其親相符也而其理寔為之相左故四必不流于蕩廉必不流於忿戾直必不流於詐弥晰而弥燭其偽亦甚流動而摹寫逼真葛仁美趣作六比後四比云以此三者而滑之雖為雅道之離以此三者而存之猶想人心之質而今固竊其若狂若矜若愚之名而悞用之者也悞用則終迷而不悛今又襲其若狂若矜若愚之寔而陽附之者也陽附則久假而不歸本房批云意調蒼然丰神逼古沈中英講云吾以為今無狂唯古有之何也狂者性無

所拘茀以無所拘而滑謂之狂故放言高論古人所鄙為狂也柰何一変而為今之豁開者精也彼其不撿之行可謂肆歟而乃曰吾不幸有古之狂也豈其情哉今無矜唯古有之何也矜者世無可狎而滑謂之矜故放崖循環古人所為鄙矜也柰何一変而為今之好氣者質也彼其悻〻之習可謂燕歟乃曰吾不幸有古之矜也豈其情哉今無愚惟古有之何也愚者性無委曲茀以無委曲而滑謂愚故直率少文古人所為鄙愚也柰何一変而為今之詭譎者精也彼其奸叫之行可謂直歟乃曰吾不幸有古之愚也豈其情哉蓋今人欲藉古以行私故竊其名又狗情以自便故遺其寔而不知寔之不稱并所藉者皆非謂純德难假故退而慶于

疵訴其疵又雖符第退而竊其似而不知似之僅竊則所疵者何
在講三段曲折有情而結處甚有感慨孟義飢者易為食至懸也
絕無佳者薛三省起云吾知民情奔其所易不能奪其所难故當
安全之日則望極于有餘难以屬厭其情當憔悴之日則生苦于
不足易以饜足其欲自發議論遂覺動人此篇則卷不多容當編
宗而熟叅之
浙西冉謂惟仁人二節當時場中初擬劉仲熹為元既定矣以其
為黃貞父本房首卷諱忌者譁為遂於落卷中檢出江和作榜首
而退劉為第六名今二卷俱在細評之刘卷老成諳鍊雄深間雅
衡提宿李謦毫而江亦楚楚可誦刘文云夫人君有大柄上言曰援

患天下之為君子者雖得亦難進當其進有退心矣况緩其典以塞其塗乎故必見而棄〻而先俾君子寔蒙其利而後謂之能愛人為小人者易進又不易退當其退有進心矣况薄其防以示之竇乎故必見而退〻而遠俾小人寔承其不利而後謂之能惡人惟仁人以放流之惡行其有伎彥聖之愛于是天下曉然見朝廷軒冕之賞不從狐疑制也稱仁人之能愛以此矣朝廷斧越之威不以姑息待也稱仁人之能惡以此矣情每足以抑理而惟斷之以理〻順而情亦順權既足以行意而惟必懕其意〻伸而權自伸信惟仁人有是哉不然賢者既落〻雖合吾漠落〻視之卽名為見賢乎而雖而得之意而失之幾何不以不奪不先終也論

而已矣不善者既煦煦易親吾復煦煦就之即名為見不貧乎華外而離之中而比之絕何而不以不退不遠終也過而已矣後又在望雖驕主豈死欣焉動悅乃愛而不勝其忌者之心兩心相角久之豈惟不愛且惡及之矣欲如仁人能愛得乎不肖當前雖庸主豈死勃焉發憤乃惡而不勝其實婉之情兩情相靡久之豈惟不惡且愛報之矣欲如仁人之能惡得乎夫不仁之君即不愛君子寧不愛其子孫黎民哉竟以任小人之故坐貽其殃也故夫能愛者必自能惡始矣先提愛惡二句文便活動此是元格次含下節舉先退遠意作能好能惡二比最有關應次將唯仁人實事作二句又不對次云于是天下曉然此六字又不對遂作仁人能好

能惡二比用二稱字點本文謂字有他躁躁辨辨似對不對最有古意全然是元卷口吻次咏嘆二比便平正冠冕過下用不然二字輕輕把下節叙過後收二比繳應上節末又单收重惡人一邊格既出人理亦明透真元作也江文前半亦甚平雅後講下節惧應上節發揮文云資者无根抵之容而我不好使厄于草野滯于下僚豈其見也而慢若是名為慢不名為愛仁人不忍為矣不肖挾固寵之策而我不惡昵而任之又因而近之豈其見也而過若是名為過不名為惡仁人不敢出矣其始不過一念牵制而遂含淑慝兩淆其背其終至于優游寡斷而人主亦不免而失其衡點掇愛惡甚有關應末吸句推其流弊而咏嘆之見不能之弊不止

諭過亦佳作也第十一名熊明遇亦可作元其文云以今觀于儇人之放流如共恩不濫于僉壬矣以此言愛其獨能愛人者乎罰必貸乎有罪矣以此言惡其獨能惡人者乎姿夷匪類正所以保有英豪即擯斥之甚嚴亦奚傷于茹納削除宵小正所以登顓賢良即禁例之甚苛亦奚虧于廣大何也仁人之心無欲也無欲則鑑清既炯乎忠邪之莫溷仁人之心尤無我也無我則權衡自凛乎举措之不疑誠所謂見必斥而斥必先能愛不失之命者也見必退而退必遠能惡不失之過者也若夫已見人之賢矣而後令之淹抑於幽微困格于下位是愛惜爵禄之心足以制猾寐矣雄之款為命而已矣已見人之不善矣而復令之無必去之典有激

入之門是優容待下之恩徒以為矜宥奸邪之具為過而已矣上
節旅放流講四比皆從惡說到愛甚得書旨過文將見必舉舉必
先寺一齊吊起此是解元家數佻承憲上節不分愛惡四比皆混
講其文云時而甄朐萬品愛則必彰惡則必癉黜陟不嫌于並用
者此無心之低昂也非仁人無此定衡也時而提衡一夫前善即
好後枉即惡讒愛不妨於互加者此不測之恩威也非仁人無此
机權也蓋緣去疾之尽以伸嚮德之公故見善而能好者此仁人
本福德之思以除好貨之蠹故見不善而能惡者亦此仁人夫有
高貲在望不能引者上位曲遂其好德之忱也者然而或二或三
之心懷忌者每溢焉於是有明知其能故靳一爵秩之崇者而於

休抑何褻也又安有敗德在前不能錯置擯斥徙寘此忿嫉之志
也若然而隱忍姑息之意養奸者類滋焉於是有明知其罪故寬
以游治之條者而於法抑何縱也語俱平暢調亦古雅鄭光伊通
篇皆好上嘗亦從惡上推出愛來其文云吾觀仁人遠小人而放
屛曾不少貸是豈惜夫正士之傷於憸壬而以惡成愛也是重懲
夫邪曲之害乎公直而以愛為惡也此謂唯仁人也無私愛而愛
可以伸天下𧰼傑之氣乃為能愛亦無私惡而惡可以杜奸雄倖
進之門乃為能惡蓋太虛之体原無好醜為成心則用情而各因
其品安往而不符于中是以一愛一惡觸于見而調于性也无私
之衷不任先入為低昂則隨發而各滿其量安往而不立于極還

以所愛所惡断于見而杜其弊也不然情不自公先成為闇汝之見而私為之錮益甚其猶豫之心將資之為見而能奪难也即幸一奔以厭天下鷹揚之口而能先抑又難也吾不知貸人利国其所當愛為何如者故為难進以沮抑士気則命不可言矣將不善之為見而能退難也即幸一退以宋天下指摘之端而能遠抑又難也吾不知小人病國其所當悪為何如者故為狐疑以啓憸黍奸則過不可言矣○本立而道生　此題則刘仲藁之作独擅壇場其文云夫君子之有道也犹百昌万類之有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物且有之而况道乎夫惟君子務本而本立矣一㮚之天根其包孕者原无窮而有所以植其根則愈引愈長方寸之天倪其

既此者原無盡而無所以端其倪則漸推漸廣吾人自入呼吸以後種種百為不可謂之非真而惟其結于性初者為真之真此真一開遂無有不開之真者幾萌于根深之餘塵之至包褁天地稟受无形皆是物之運而不積耳而非有岐念矣吾人自入孩提以來嘗嘗萬行不可謂之非天而惟其瀫於太乙者為天之天此天一啓遂無有不啓之天者蘖萌于本固之後塵之至煦育品彙植拓陰陽皆是物之行而無際耳而非有他頼矣一念不可分而為萬念者此念從既有念而具者也萬念之本從未始有念而具无念之念固曠然未有畛域也先天地而不為始者後天地而且有終乎一情不可別而為衆情者此情從既有情而起者也萬情之

本從未始有情而具無情之情固憒憒然無有閡隔也處方寸而不黜者彌六合而有窮乎此文真似南華內篇縱橫闔闢肆談名理非從摹擬得者又如神龍行空不可以韁勒馭不可以步驟拘而倏住倏來倏倏然莫測皆江右士人有失元之恨諒不誣矣三十三名侯之輸亦淵懿蒼古可以作元其文云蓋道無本無末而道之生則必逆本以達末道無不生之時而本在或揺之境此生意日消散而元所附耳是故凡浮蕩之想總歸幻滅而本立始為不滅之真凡馳騖之守總歸執滯而本立始為變化之門道之途殊矣而有同歸而無可分析者是不圖之原也夫既立之而愈醞釀斯愈暢茂不必別擴之于用而就此何思何慮非上下乾坤孰非語

活潑中自有之境界也道之慮百矣而有一致而無剖判若是者
承之根也夫既立之而愈封厚斯愈發揚不必別究之于施而施
亦不識不知特中和位育孰非吾神明內自呈之功化也本非有
迹象之可擬立非有人為之可加當紛紜錯出之際而念念不離
乎根宗者是本之立也而即所以沛道之施道豈有声臭之可尋生
豈有積累之可見當返本還原之始而事事適悟其肯綮者是道
之生也而即所以弘本之用提處振挈有力勢若建瓴于千仞之
上首二比說理甚精提括要旨超而不任真是作手後四比純談
名理沉諦切實而又流轉活潑必有是来之士〇文王視民如傷
劉仲熹之作亦稱奇絕起云夫文王之視民非民視之也以道視

之也凡物皆非真惟吾身為真血脉相聯腠理相周以身視民而其迫切也何如凡注念皆可遏惟注念於身者不可遏一脚逆固痛疴疼百体穿尤為保痒以身傷視民傷而其惻怛也何如卑提求住用一身字則孫如字是故勝之文後二比云謂民有傷而始覓其有傷者是猶外依境也文王于民豈依境起念哉無涯之愛極根于止仁之天而胃啼嘑處之狀若時々進而御之聲歎矣謂民無傷而姑以為有傷者是猶内着念也文王之心豈着念及民哉如保之仁流注於無巳之慈而饑食粗衣之態若時々進而備諸耳目矣深入理與風神脩々真有非常境界江和中二比云屬一人于四海則智雖周也精雖貫也保無我見以為利而民反害

將乎我見爲以逸而民反勞若乎可安之形在目前而傷自在也故
何能不懼提萬民於一身則嚮不必通也遲不必傷也保無先施
於未然而後滋困乎均沾者無幾而窮可哀乎人之責我者深而
傷責難也其何能不懼本旁批云只從民情上擲出如傷意宛轉
嘹喨如鶴唳空罗曰瑞後二比云文王視民猶一身然愛身者不
以身之無恙而忘調攝之術文王豈以民已乂安而不壓痌瘝切
身之憂文王視民猶若子然愛子者不以子之無疾而忘撫摩之
愛文王豈以民已咸若而遂恝若保赤子之念此其所以視之如
傷也情極懇到机亦圓轉侯之聯起云豈猶有傷而視之若有耶
夫有傷者既非所以語文之民豈知無傷而故視之若有耶夫知

其佂傷者即非所以語文之心畧提数語大旨躍然

就塾文觀卷之八終